

(上接第29版)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军事文学委员会主任,作品荣获第四、八、十、十一届“五个一工程”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等奖。

2023年,我即将在天天出版社出版小说《遥远的信号》。这是一部“地震”题材的小说,讲述了灾难降临时的世间大爱和普通人的勇敢无畏。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爆发。地震爆发后,我辗转成都、什邡、绵阳、都江堰、汶川、北川等地,一方面参加部队抗震救灾活动,一方面采访受灾的学校。我的采访本里有几百个名字,我与他们从未谋面,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年龄,但

刘海栖:只想把自己爱做的事做好

2023年我会先出一本童话,名字叫作《诺言》,是写一些稻草人兑现诺言的故事。我过去比较多写童话,后来转向小说创作,但对童话写作依然十分喜爱,于是小说和童话的写作交替进行,这两种文体对我的写作是一个互补,也是互相促进。在这样的交替写作过程中,我的手艺得到练习,灵感得到触发,思维的根脉得到厚植与滋养,我会坚持这样做下去。《诺言》是我写得比较酣畅的作品,个人较满意,还要请读者检验和方家教正。我的作品只是受一部分读者欢迎,受广大读者欢迎不是我追求的目标。我的小说写的都是我熟悉的事情,甚至童话也是这样,我不是说我熟悉那些稀奇古怪的动物或者精灵,是说我的故事都放在我熟悉的背景和人物身上。故事线索都有我熟悉的人、事情的影子,小说更是这样,写得大多是我经

中国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副主任,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品90余部,获鲁迅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等奖。



我在2023年出版的新书是长篇小说《翡翠地》,这是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的一部幻想小说。两个蒙古族少年手里拿着带彩色插图的植物和动物志在海拉苏草原辨识动植物。谁也没想到,海拉苏草原也是这些动植物的故乡,他们纷纷从书里跳出来,奔向远方。这两个蒙古族少

汤素兰:我从来没忘记自己曾经是一个孩子

新年我推出的第一本书是新创作的长篇童话《寻找林木森书店》,今年上半年还会推出“笨狼的故事”系列的新作《笨狼和大灰狼》和根据“笨狼的故事系列”改编的、适合孩子们自己演出的剧本集,我们创编了20个小剧,适合孩子们一个学期周周演。



儿童文学作家。作品曾获首届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第十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第七届冰心散文奖等奖。

2023年我会出版两本新作。一本是长篇小说新作《帆》(2023年3月将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这部小说完成于2022年春天上海疫情封控中,似乎具有某种特殊的意味。静默让我进入一种清空、回溯、冥想的状态——我从探悉女孩的心灵世界进入儿童(青少年)文学,之后,曾试图离开最初的路径,做一些题材和写作风格上的探索,但这回,又走回了老路——这本书可以说是我对自

彭学军:考虑得最多的是如何把故事讲好

我在2023年出的第一本书是《青木塔》。青木塔不是一座塔,是地名,湖南西南部一个嵌在大山里的小村子,真实的名字叫岩塔,青木塔小学就是岩塔村小学。2020年,我在那里待了3个多月,算是支教吧。一开始,并不是为了写支教老师去体验生活,没什么目的,就是单纯地去生活,因为我是在那样的环境中成长的,想重溯童年。我住在当地的杨老师家里,每天的日常是:早上睡到自然醒,然后看看窗外,如果大雾弥漫,(这样的时候很多,因为学校是当地海拔最高的学校),我就先去拍几张照片发朋友圈,然后洗漱,完了之后去把学校校门打开,学校很近,走过去只要五分钟。再回来冲杯咖啡,吃几块饼干和一个水煮蛋。每天有固定的时间教孩子们儿歌、童诗、古诗,给他们读小说、童话和图画书。去之前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人民教师。他们在地震降临时,张开双臂,用身体保护了学生。英雄并非都是扭转乾坤的大力神,有时仅仅需要展开自己的双臂。《遥远的信号》这部小说就来自那段如火如荼的岁月,小说的主要部分,就是在抗震救灾的战场上写下来的。设计人物的时候,那些真实的人民教师的形象历历在目。

近些年,我出版了一些面向青少年的作品,如《狗镇》《琴声飞过旷野》,也获得了一些荣誉。孩子成长、教育问题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大事。无论时代怎样进步、生活方式发生多大的变化,居安思危是永远都不能松懈的。我们这一代人有责任心和义务让孩子们过上好日子,但是不能保证在未来的漫长岁月里,永远不会有艰难困苦,我们更重要的责任是让我们的孩子变得更加强

历过的事情。我的童年生活很丰富,这些足够我写,我给孩子讲的时候,也是告诉他们,不要老在家里憋着,在学校里呆着,要到大自然里去,要学会和人打交道,不光和家长、同学、老师打交道,还要和其他人打交道。不要总是自己玩,要大家一起玩。只有两个人在一起,或者两种物件碰到一起,才能产生故事。有了故事,自然就能写好作文。不光写好作文,还能成为一个有故事的人。有故事的人往往有趣,有趣的人情商就高,将来有发展。我们的童年故事很多,我参与了,记住了,现在拿来,写我的小说和童话,把故事讲给别人听,这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我要好好讲我熟悉的故事。我希望孩子的阅读要有陌生感,不要老是读特别熟悉的故事,读一些可能没碰到过



长期从事童书出版工作,后担任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体验一点新鲜滋味,是有好处的,我将继续讲好属于我的故事。我现在把一些精力放在阅读上,越是写,越发现阅读不足,尤其是对经典的阅读不够。过去没动力和时间读,现在有了动力和时间,但年纪大了,阅读能力下降,尤其是眼睛差了,阅读有了障碍,这就是有牙没豆有豆没牙。我最近在读《追忆逝水年华》,读完两卷了,不知道能不能读完,争取读完。也开始尝试写短篇小说,这对我是个挑战。但朋友说,应该写,就逼着自己慢慢写,发现是有大好处,结构、语言、故事等都有新的发挥余地。由于年龄原因,好好写作的时间剩下不是很多,我要紧紧抓住,争取不断超越自己,对名利等已经看淡了,只是想把自己爱做的事情做好。

鲍尔吉·原野:让孩子在欢笑中获得对万物的认知

年由此开始一段奇幻之旅。评论家归纳《翡翠地》有三个特点。一是发掘中国本土幻想元素,塑造属于本民族的美学特质,点燃孩子对未来的好奇心与探索欲。二是为孩子们提供了一堂充满百科知识、哲思和隐喻的生活课。三是笔触诙谐自然,贴合儿童心理,深入孩子的内心。这三条也总结出我创作少儿长篇整体风貌。我个人更看重文笔的简洁与诙谐,我的读者是孩子,他们天生追求快乐,追求有趣的一切。我希望孩子们在开怀大笑中获得对于天地万物的认知,更加热爱大自然。

在写作中要求自己不卖弄、不啰嗦、不说教,注重情节的紧凑和语言的干净,弘扬真善美。我觉得大部分读者都会期待语言干净优美,行文幽默诙谐,情节扣人心弦的作品。我为此努力践行中。除了《翡翠地》,我在今年还准备出版一部长篇小说《乌苏里密林传奇》。写原始森林和多民族文化融合的故事,是一部野性的森林寓言。此外,我今年还将有三部长篇小说问世:新蕾出版社的《母鸡麦拉苏》,九久读书人的《动物园地震》,天天出版社的《马娃子》。这三部书都是幻想小说,刻画草原传奇,描写人与动物之间的种种生趣。



儿童文学作家,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烦恼,我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曾经是一个孩子。未来我会一直坚持写作。但具体的写作计划,还是完成之后再说吧。

殷健灵:我一直没有停止过思考和积累

己写作初心的某种呼应和延续。《帆》由当下和百年前两条时间线为经纬,以新西兰和中国两地为背景,折射了数位女性(孩)的传奇人生和心灵轨迹,也试图探析和追寻家国之根和自我之根的人生命题。另一本是将于2023年下半年由天天出版社出版的主题散文《童年之味》,这是一本在我心里酝酿了很久的温暖小书。

小时候,几乎每样食物背后都凝结着岁月与感情,常常是家人在不同的时节和氛围里,一起动手制作的;参与制作的,还有看不见的时间、温度和气候。和好味道一起留存在记忆里的,是一张张在流逝时光中渐渐模糊的脸庞,是一个个脚踏实地、实实在在的平凡日子。那时候,我们珍惜食物,也尊敬食物,郑重地对待每一天,把简朴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这本书写的是童年食物的味

道,更是“时间之味”“人情之味”“生活之味”“故乡之味”。

我的作品确切说是打动了一部分大小读者,甚至影响了一些孩子的成长。对我来说,这已足够。我不太相信一个人可以被一本书改变,一个孩子的改变往往是读了很多本书的作用,我的作品在其中只是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如果说赢得了一部分读者喜欢的话,最重要的原因,大概是我的“真诚”,以及发自内心的对儿童的“尊重”。

我的写作没有特别的计划,灵感常常因某个机缘忽然来临。就像前面说到的《帆》,也许我5年前就应该写这个故事,但还是等待了很长的时间,直到去年春天才倏然成形。所以,未来也会有类似的“惊喜”来临,毕竟,我一直没有停止过思考和积累。



儿童文学作家,作品曾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等奖。

些日子留下来,就开始写《青木塔》。这是母女两代支教老师的故事,她们都曾在一个叫青木塔的地方支教,这段经历让她们的青春有了别样的色彩,她们教育、陪伴孩子,同时也成全了自己。我写作没有计划,比较随性。写作过程中,考虑得最多的是如何把故事讲好,说到底,所有的思想、情感、诗意都隐含在故事中,故事讲好了,小读者爱读,一切就都在里面了。

我目前主要在看关于鸟类的书,未来大概会写鄱阳湖的鸟。听过一个故事,一个女人为了让从西伯利亚飞来越冬的白鹤有食物吃,几乎倾其所有。白鹤是濒危动物,全球只有4000多只,98%会在鄱阳湖越冬。

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2023年1月,新蕾出版社推出我的新作《橘颂》。这本书,是我这个年纪应该写出的心情和愿望,以及诸多感思,包括人文立场。它是我50多年写作生涯的一个不言自明的标记,是我献给9~99岁年龄段读者的一本精神记事簿。当然,这个年龄段是敏感的读者标画出来的,他们总结得很好。这本书带着应有的年轮痕迹,又像个人的一块路标石,放在新的一年的开端,是令我欣慰和安稳的。

谈到如何让作品广受读者欢迎,实际上这是有待沉淀和商榷的一个问题。任何一个有写作抱负和理想的人,可能都很难“广受”欢迎。他要把自己的写作、自己的劳动放在漫长的时间中,并不谋求和眼前的读者达成最广泛的一致。当然,这种抱负和理想也不会与当下的读者完全对立。有一些读者,作家可能会自觉不自觉地绕开。在短时间内即达成普遍共识的思想和文学,特别是语言艺术,常常是值得怀疑的。杰出的艺术必然以自己应有的深邃性、以自己独有的不可重复的生命个性而存在于世,存在于时间的框架之中,它在那里寻找和进入艺术的坐标系。

我觉得一个严格要求自己的写作者,不会去简单地迎合读者,不会去便捷地满足一些当下的趣味。因为更深层的关于人性、社会、复杂的生活记录,一定会有自己相应的深刻性和探究性,所以它只会交给那些最好的读者,为之提供生命中某些忽略的、空缺的,或不被广泛讨论的经验部分。这样,它从根本上来讲,是通过满足时间的期待,来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的期待。因为最广大的读者在时间里,而不是化为当下一个简单的阿拉伯数字。

我们有时候对待文学这种复杂的生命现象、语言艺术现象,会不自觉地把实用统计学上的阿拉伯数字,当成一部作品是否优秀的唯一的、重要的依据,这是一个错误。任何写作者,都期望自己的作品尽快地获得更多读者,这既是人之常情,也是文学艺术接受学上可以理解的一种现象。但尽管如此,写作者还是应该拥有更高远的精神和思想的目标、劳动的目标,有自己道路的坚定性和自信心。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就肯定会拥有自己的读者。因为他拥有自己的时间,拥有不被淹没的自我,拥有追求真理和正义的那种力量。其他一切问题,作品与读者的问题、作品的生命力问题、作品的品质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回顾这50年来我的写作,计划性还是比较粗略的,有时也就大致想一下。对我来说,可能未来的一年,主要还是把精力投放在个人最重视的两个方面:一是阅读,二是写诗。因为我最早开始的创作是诗歌,一直没有中断。诗是我个人全部创作的核心、高度和希望之所在。

我的全部作品,都是以诗为核心的。所以在未来,我的大量时间会花在阅读上。写作者的大量时间都舍得用在这方面。另一方面,还是要放在自己最重要的创作上,也就是写诗。对于诗的读者问题,最能体现如上所说的时间问题、文学品质问题、审美问题。

江苏省教学名师、儿童文学作家,作品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2017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等奖。



2023年,我的第一本书是长篇小说《明亮的日子》。这是我酝酿多年的一本书。故事背景是我生活了几十年的小城,故事人物涉及三代人,故事主角是一个内心和身体都受过伤的女孩子高如艾。每一个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或多或少都会受伤,而面对伤害,有人坚强挺过,有人脆弱倒下。不少人习惯性地认为成人会比孩子更强大,所以面对孩子时,经常以强者自居。在我的这本作品中,却着力表现了女孩高如艾远超成年人的顽强和乐观,她曾经受伤,曾经自卑,但她就像一株向日葵,汲取着亲情和友谊中阳光的力量,将阴影留在身后。高如艾得到治愈的同时,也用自己的勇敢快乐治愈着身边的人。

故事里有一座桥,桥两边刻有:“愿人常行好事,愿天常生好人”。这座桥和这行字在我生活的城市是真实存在的,它几乎成为小城里信奉的一条真理,所以小城总有一种静谧而美好的气质,生活在小城里的人也显得恬淡而满足。女孩高如艾和她的家人们,则是善良和美好的小城人的代表。我期待这本《明亮的日子》能给2023年带来一丝明亮的阳光,愿我们的每一天都是明亮的日子。能被读者喜欢的作品都是幸运的,有时我也跟着自己的作品感受到这份幸运。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阅读偏好,但孩子们也有共性,对于有趣的故事,特别是贴近他们自己的生活,能引起他们共鸣的故事,大体都是会喜欢的。这样,作为一个跟孩子打了30多年交道的小学老师,我很喜欢跟孩子们在一起的感觉,他们让我感觉到年轻和单纯,让我有回到童年的感觉,不知不觉,这种与孩子们愉快相处的经验也给予我创作更多的热情和灵感,让我的笔触尽可能地贴近他们的生活和内心。

最近,我在写一套给小学低年级孩子阅读的故事书,故事的主角是一只可爱的小猫,它叫“洋芋”。小学低年级是培养阅读习惯的黄金时期,但是我发现,有一些孩子不太喜欢上家长和学校推荐阅读的书目,还有一些孩子只是完成阅读任务而对作品的语言缺乏关注,阅读效果欠佳。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我将自己的作品和孩子的语文学习内容进行了勾连,让他们在故事中发现自己见过或熟悉的内容,这样可以降低阅读难度,更容易激发起那些对阅读缺乏兴趣或者学困生的阅读兴趣,同时,我会在文本中渗透一些适合他们的优质词语和句子,有意识地引导他们关注到这些词句,帮助他们提升语言品质。

张炜:一个严格的写作者,不会简单地迎合读者

郭姜燕:与孩子愉快相处给予我创作灵感